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AIMA

爱玛

(英) 奥斯丁 著 马春梅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AIMA

爱玛

(英) 奥斯丁 著 马春梅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新文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玛 /（英）简·奥斯丁著；马春梅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77-5
I. ①爱… II. ①奥…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769号

爱玛

（英）简·奥斯丁 著 马春梅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1.75
字 数：365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77-5
定 价：38.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5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6
第七章	31
第八章	36
第九章	44
第十章	55

第十一章	60
第十二章	64
第十三章	70
第十四章	76
第十五章	80
第十六章	87
第十七章	91
第十八章	93
 第二部分	 99
第一章	99
第二章	105
第三章	109
第四章	116
第五章	120
第六章	126
第七章	132
第八章	137

第九章	150
第十章	157
第十一章	162
第十二章	169
第十三章	174
第十四章	178
第十五章	186
第十六章	193
第十七章	200
第十八章	205
 第三部分	 212
第一章	212
第二章	215
第三章	224
第四章	228
第五章	233
第六章	240

第七章	252
第八章	260
第九章	266
第十章	271
第十一章	279
第十二章	288
第十三章	294
第十四章	302
第十五章	310
第十六章	315
第十七章	322
第十八章	329
第十九章	338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爱玛·伍德雷斯小姐蕙质兰心、风信年华、聪明好动、性情开朗、家境宽裕，仿佛上天将最美好的事物加于她一身了。已经快二十一岁的她，生活一直无忧无虑。爱玛有一姐姐，父亲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对两个女儿非常宠爱娇惯。

自从姐姐出嫁以后，她便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很久以前就去世的母亲，只在她的记忆中还留下点模糊的印象，这仅有的一点母爱也变得残缺不全了。恰巧一位杰出的家庭女教师填补了母亲的空缺，她给予的慈爱绝不亚于一位亲生母亲。泰尔勒小姐在伍德雷斯家里生活已经有十六年了，在这个家庭中，她与其说是个家庭女教师，不如说她是这个家庭的好朋友。她非常喜爱这两位姑娘，特别是更年轻的爱玛。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姐妹情深胜于师生关系。

泰尔勒小姐性情温和，即使是在教爱玛读书的时候，也少加约束。现在，教师的权威早已烟消云散，两人就像相依为命的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爱玛率性而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虽然她非常尊重泰尔勒小姐的意见，但是在做出某个决定时，主要还是由自己拿主意。在爱玛的生活中，如果说有什么危害的话就在于她的自行其是，还稍稍有些自视甚高，这些不利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会妨碍她享受许多乐趣。然而，这种潜在的危险，还称不上是她的不幸。

然而悲哀降临了——虽然只是个轻微的哀叹而已——更何况又不是以痛苦的方式降临的——泰尔勒小姐结婚了。

失去泰尔勒小姐的爱玛，感到非常悲伤。在这位好友结婚的那天，

爱玛第一次对未来感到凄楚。婚礼过后新人离去，饭桌上只剩下她和父亲，再也不可能指望有第三个人在漫漫长夜里活跃气氛，于是她父亲饭后便早早地上床休息，而她自己则在炉前哀叹神伤。

在这桩婚姻中她的朋友定能拥有幸福的未来，维森顿先生的人品可嘉，家境富裕，年纪相当，雅人深致，每当爱玛想到是靠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慷慨无私的友谊才促成了这桩婚姻，内心就感到一丝满足。但对她来说那天早上却是阴郁的，她时刻都在思念泰尔勒小姐，她回想起她那慈祥的音容笑貌——十六年如一日地和蔼慈祥——记起从自己五岁起她便开始教授她知识，陪自己做游戏——记起她在自己健康时形影不离，逗她开心——记起在自己幼年生病时更是关心呵护、百般照料、无微不至。为此她心中时常洋溢着感激之情。

伊莎贝拉出嫁后七年来在家里两人平等相待，坦诚以对，这些都是亲切美好的回忆。泰尔勒小姐是个非常难得的朋友和伙伴，知识渊博，谦恭助人，对家庭的一切都非常了解，事事关心——爱玛可以向她倾诉衷肠，且绝不会发现她的慈爱有何挑剔。她该如何忍受这种改变呢？虽然，她的朋友离她家仅仅不到半英里，但是爱玛知道，半英里之外的维森顿太太与原来这所房子中的那位泰尔勒小姐有着巨大的差异。尽管她天生优越，后天的培养使她更优秀，但这却使她在精神上感觉更孤独。

虽然她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并不是她的人生伴侣，无论是进行正式的探讨还是玩笑逗乐，父亲与她都是话不投机。由于伍德雷斯先生结婚较晚；父亲的老态和习惯把他们之间因为年龄而造成的鸿沟衬托得更加明显。因为体弱多病，他既不能锻炼身体，也没有时间培养心性，于是未老便已先衰。虽然他心地善良而且性情和蔼，能够处处赢得人们喜欢，但他的天赋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与其他人相比，她姐姐嫁得并不远，就在离家十六英里外的伦敦，但这也不能每天都回来。爱玛不得不在哈特菲尔德的宅子里熬过十月里许许多多漫长的夜晚，等到在圣诞节前夕伊莎贝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到来时，才能有人做伴。

海伯利的规模跟一个城镇差不多。虽然哈特菲尔德有草坪、灌木丛和自己独特的名字，但是它其实只是海伯利的一部分。但是，在全村里却找不到能与爱玛相配的伴侣。伍德雷斯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人们都很羡慕。由于她父亲对谁都很客气，她在村里也有很多熟人。可惜这些熟人中没有谁能够代替泰尔勒小姐，哪怕只有半天也不行。面对这令人沮丧的变化，爱玛除了胡思乱想、唉声叹气之外，没有任何办法。直到父亲醒来，她才不得不强颜欢笑，因为父亲需要人安慰。

他精神很脆弱，有忧郁的倾向，而且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人交往，无论遇到谁，在分手的时候他总是很伤感；他讨厌任何改变，由于婚姻势必会引起各种变化，所以他从来都不会对它有什么好感；即使连他自己亲生女儿的婚姻至今也不能得到他的认可；若不是出于怜悯和同情，他决不会提起她，尽管那是他爱情的产物。现在，他又不得不与泰尔勒小姐分别。他有点自私自利，考虑问题时根本想不到别人可能跟自己有不同的想法，他甚至认为泰尔勒小姐做了一件令人十分伤心的事。

他觉得她的整个余生要是在哈特菲尔德度过，肯定会更加幸福。爱玛强颜欢笑，尽可能保持与他有说有笑，尽可能地把话题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来，但到茶点端上来时，他又一字不差地重复说起在午餐时讲过的话：

“可怜的泰尔勒小姐！——我真希望她能够回来，维森顿先生偏偏打她的主意，这多遗憾呀！”

“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爸爸，我根本不能同意！维森顿先生性情和善，他是个优秀的男人，就应该要娶一位贤惠的妻子，泰尔勒小姐现在有了自己的家，总不能让她与我们一起生活，容忍我的种种怪癖吧？”

“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家有什么好？这个家比她的家大三倍。再说，我的宝贝，你也没有任何怪癖啊。”

“我们可以经常去看望他们，他们也可以常常来探望我们，我们可以常常来往，经常见面呀，我觉得我们应该一开始就这样做，赶紧去拜访那对新婚夫妻。”

“啊，我的天哪，我哪能走那么远啊？朗道斯宅子那么远，我连一半的路也走不了。”

“没事的，爸爸，我没打算让你步行。我们乘马车去。”

“马车？就为了走这么点路，詹姆斯才不愿意套车呢。再说，我们在她家的时候，可怜的马儿该栓哪里呢？”

“拴在维森顿的马厩里啊！爸爸，你难道不记得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和维森顿先生谈妥了。至于詹姆斯，我敢保证，他肯定喜欢去，他女儿正在那里做女佣呢，我倒怀疑他肯不肯送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这可是你的功劳，爸爸，你给汉娜找了一份好工作，要不是你提携汉娜，谁也不会想到她——詹姆斯感激着你呢！”

“我真高兴当时想起了她。这也是运气啊，我也不愿意让詹姆斯感到自己很可怜。另外，我相信她肯定会是一名好佣人的。她是个懂礼貌、会说话的好姑娘。我对她的印象很好。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她见到我，她总向我行礼问安，而且你叫她来咱们这儿做针线活的时候，我

见她总是轻轻地开门，从来不把门摔得很响。我敢说，她肯定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佣人的。至于可怜的泰尔勒小姐，身边有个熟悉的人，这会是多大的安慰啊。你看吧，要是詹姆斯去看他女儿，她肯定听到我们的消息。他会把咱们大家的情况都告诉她的。”

爱玛尽可能地鼓励父亲，慢慢道出这些令人愉快的想法，引导着他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说，而且还希望用一副五子棋，让父亲在这漫长的夜晚里不感到厌倦，她把遗憾隐藏在心里，不提起任何不愉快的事。棋桌刚刚摆好，就有一位客人来造访，这棋也不用下了。奈特利先生是个聪明人，大约有三十七八岁。他不但是这个家庭亲密的老朋友，而且他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兄长，与这个家庭还有一层亲戚关系。

他家离海伯利村约有一里远。他是常客，而且总是很受欢迎，这次他是从有他们共同的亲戚的伦敦直接来的，而且比平时更受欢迎。

他外出了几天，返回后，就在家吃了顿很晚的晚餐，就到哈特菲尔德的宅子来说，住在不伦瑞克广场那边的一家人全都很好。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伍德雷斯先生兴奋了好一阵子。奈特利先生的和颜悦色每次都能让他感到愉快，他总能够得到那些关于“可怜的伊莎贝拉”以及孩子们的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此后，伍德雷斯先生一本正经地说道：

“奈特利先生，谢谢您那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真替您担心，怕您路上不好走啊。”

“没事的，先生。今晚月光非常明亮，天气也十分暖和，你这炉火那么旺，看来我必须离这炉火远点。”

“可是路上一定非常泥泞，天气又潮湿，希望你不会着凉。”

“泥泞？先生，不会的，看看我的鞋子吧，连一点儿泥都没沾上。”

“哎呦！真没想到，吃早饭时我们这儿下了一场挺大的雨，大约有半个小时，我甚至想劝他们推迟婚期呢。”

“对啦！我还没有向你们道贺呢。我了解你们的喜兴滋味，所以也就不急于向你们道喜了。不过，我希望婚事办得还不错。他们怎么样啊？谁哭得最厉害？”

“啊！可怜的泰尔勒小姐！真是一件令人十分伤心的事。”

“请你们原谅，伍德雷斯先生和伍德雷斯小姐，我绝不会说‘可怜的泰尔勒小姐’。虽然我对您和爱玛都很尊敬，可是说到依附他人还是独立的问题嘛……不管怎么说，让一个人满意总比让两个人都满意要容易很多。”

“特别是当这两个人当中还有一个是如此喜欢空想，如此惹人恼

火！”爱玛玩笑式地说道。“我知道这就是你的想法——要是此时我父亲不在场，你肯定会这么说的。”

“我相信，亲爱的，真的，”伍德雷斯先生叹了口气说，“我有时变得非常善于空想，实在令人十分讨厌。”

“我最亲爱的好爸爸！你不会认为我真的在说你吧，也不会认为奈特利先生也在说你吧。多么可怕的念头啊！哦，不是这样的！我说的是我自己。您知道的，奈特利先生总喜欢挑我的毛病——那是个玩笑，纯粹是开玩笑。我们从来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顾忌的。”

的确，能看出爱玛·伍德雷斯的缺点的人不多，但发现又愿意告诉她缺点的人也就奈特利先生一位。虽然爱玛并不怎么喜欢这种人，但是她也知道，父亲听了别人说她的不是以后会感到更加不高兴，所以，她不愿意让父亲察觉到大家认为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爱玛知道我从来不奉承她，”奈特利先生说。

“但我刚才并没有指责任何人。泰尔勒小姐是让两个人都感到满意，可现在只剩下一位了。所以她一定能从中获得好处的。”

“喂，”爱玛不想再谈论这个事情，便说：

“你不是想听听婚礼的事吗？我很愿意跟你说，因为我们大家全部都举止得当。每个人都准时出席，每个人都喜气洋洋。谁也没有哭，也没有看到不高兴。嗯！不是吗？我们觉得只不过是分开半英里的距离，几乎每天都会见面的。”

“亲爱的爱玛对任何情况都能适应得了，”她父亲说道。“可是，奈特利先生，她对失去可怜的泰尔勒小姐其实是非常伤心难过的，我能肯定，她肯定会比她想象的还要更想念她。”

爱玛转过脸去，强装微笑，但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爱玛怎可能不去想念那样一位朋友，”奈特利先生说。

“她要是想念的话，我们以前也不会那么喜欢她了。但是，她知道这桩婚姻会给泰尔勒小姐带来幸福，她也知道对于这个岁数的泰尔勒小姐，拥有自己的家庭是多么渴望的事情，她也知道泰尔勒小姐能过上有保障的舒服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因此我想爱玛一定会让自己主要是高兴而不是悲伤。泰尔勒小姐的每一位朋友看到她婚姻如此幸福，都应该会为她感到高兴。”

“你忘了一件值得我快乐高兴的事了。”爱玛说。

“而且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我亲自从中撮合的。你知道吗？是我在四年前牵的线、做的媒。当时好多人说维森顿先生不会再婚了，可我还是把这桩喜事给办成了，还有什么能比这事更让我高兴的

呢？”奈特利先生冲她摇了摇头。

她父亲含糊地回答道：“哦！亲爱的，我真希望你没做过什么媒，也没有预言过什么事情，因为你说的话总是很灵的。请你别再给人做媒了。”

“爸爸，我保证我不会给我自己做媒。但我得为其他人做媒，那可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乐事啊！尤其是在我成功之后！你看这次——大家都说，维森顿先生绝对不会再婚了。维森顿先生已经单身生活了那么多年，他过得多么惬意，而且每天又是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城里埋头做生意，就是在跟这里的朋友们一起打发时间，无论到哪儿都能给人带去欢乐，都会受到大家的欢迎——要是维森顿先生喜欢的话，一年到头他也不会一人度过哪怕是一个晚上。哦，可不是嘛！维森顿先生绝对不会再婚！有些人甚至传言他在妻子死前曾经发过誓绝不再婚，还有一些传言说是他儿子和舅父不让他再婚。关于这事乱七八糟的有很多传言，可我一样都不信。就在大约四年前的一天，正好下起了蒙蒙细雨，我和泰尔勒小姐在百老汇遇到他，他表现得很热情，他飞快地从农场主米切尔那里为我们借来两把伞，我当时便有了这个心思。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为他做媒，而且还制定好了做媒计划。亲爱的爸爸，我既然在这件事情中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那我就不会放弃做媒的，你可不能阻止我继续做下去。”

“我真不明白你说的‘成功’是什么意思，”奈特利先生说。

“成功意味着曾经进行过努力、进行过奋斗。如果说在这四年中，你一直在为促成这桩婚姻而努力，那么你的时间就没有白费。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你所谓的做媒只不过是觉得如果维森顿先生娶泰尔勒小姐的话，对泰尔勒小姐来说可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并为之制定了一个你做事的计划，并且以后每过一段时间就这么自言自语一番。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成功可言？你的功绩在哪里？你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不过运气好侥幸猜中一个嘛，仅此而已。”

“难道你从来没有体会过侥幸猜中一个谜的得意和欢乐吗？你真让我感到可怜。我原以为你很聪明，侥幸猜中并不仅仅是因为运气好，其中一定是需要天赋的。我用了这可怜的字眼‘成功’，就让你喋喋不休，更没想到我对这个词竟然完全没有使用权。既然你描绘了两幅图画——不过我认为还应该有一幅——介于什么也不做什么都做之间。假如我没有邀请维森顿先生来这里做客，没有给他那么多微妙的鼓励，没有在出现问题时打圆场，或许根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结果。我想只有当你相当熟悉和了解哈特菲尔德的时候，你才能理解这件

事情。”

“一位像维森顿那样真诚和心胸宽广的男人，和泰尔勒小姐那种聪慧和落落大方的女人单独相处时，他们是可以处理好他们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对于他们而言，你做的事情可能毫无裨益，却可能使你自己深受其害。”

“爱玛帮助别人时从来不会考虑自己的，”伍德雷斯先生不完全明白两人的意思，再一次插嘴他们的交谈。

“但是，亲爱的，请求你别再替人做媒了，那不但是做傻事，也会伤害一个家庭。”

“再做一次，爸爸。仅仅替艾尔顿先生做一次，唉，可怜的艾尔顿先生！你喜欢艾尔顿先生的，爸爸。我得给她物色一位妻子。在海伯利村没有人能配得上他。他在这儿已经整整生活了一年啦，房子布置得那么舒适，如果还再独自一人过下去的话，那简直太可惜了。今天婚礼上，他们握手的时候我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看上去好像也特别希望自己也有那么一天！况且我对艾尔顿先生的印象很好，这是我唯一可以帮他做的事情。”

“艾尔顿先生确实是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而且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我对他也是很看重的。但是，亲爱的，倘若你想向他表示你的关心，那就请他改天来与我们一起吃顿饭，这样不是更好吗？我冒昧地说，奈特利先生也会很高兴见到他。”“当然，非常乐意，”奈特利先生笑道。“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那会是更好的方式。爱玛，请他来吃饭吧，请他吃最上等的鱼肉和鸡肉，至于说找妻子嘛，还是等他自己去选择吧。相信他吧，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人会照顾好自己的。”

第二章

维森顿先生出身于海伯利一个乡绅门第。在过去的两三代中他的家族逐渐积累起财富，也进入到体面的上流社会。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很早就接受到一小笔遗产，已经没有必要再自谋生活了，但是他厌倦了他的兄弟们从事家族传统生计的平凡生活，于是从军决定为国效力，以满足他活泼欢快的天性和热衷社交的性情。维森顿上尉是个广受大家喜爱的人物。

借军队活动之便，他认识了约克郡一个旺族——丘吉尔家的小姐，丘吉尔小姐爱上了他，这事谁也没有感到意外，除了她的兄嫂，因为他们从未与他见过面。对这对一向自视清高、傲慢自负的夫妇来说，这种关系对他们的尊严和地位都是一种冒犯。

但是，丘吉尔小姐已经成年，而且对自己的财产拥有自主权，虽然她的财产在家族产业中所占比例很小，因而无论别人怎么劝说她也不肯罢休，硬是结了婚。在那场令丘吉尔夫妇十分恼怒的婚礼结束后，丘吉尔小姐便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被赶出了家门。一桩并不怎么般配的婚姻，并没有为彼此带来多少幸福。

她那热心而善良的丈夫面对她这种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的爱，只能以一种面面俱到的关怀来回报。然而，虽然她不缺乏勇气，但却也并不是那么的完美无瑕。她有着足够坚定的决心去面对兄长的反对而坚持自己的意愿，但是，兄长毫无道理的愤怒激发出她心中不合情理的遗憾，却是她的决心所无法克服的去结婚，但她也非常怀念过去那个家的奢侈生活。

现在他们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即使不如此，也无法与恩斯康博宅子里的奢侈生活相提并论。虽然她对维森顿先生的感情并没有日渐松弛，但她一直在既想做维森顿上尉的妻子，又想作恩斯康博宅子的丘吉尔小姐这种情结里纠结。

维森顿上尉在大家的心目中——尤其在丘吉尔家人的心目中——并不是个门当户对的女婿，结果也证明，这宗婚姻确实非常糟糕。他的妻子在婚后第三年就去世了，这时他不但比婚前更加贫穷，而且还得抚养一个孩子。不过，之后不久他就用不着为养孩子的费用而操心了。孩子后来成了双方关系和解的桥梁，孩子母亲长期的病痛使得她兄嫂的强硬态度慢慢地软化下来，又因为丘吉尔先生和太太一直没有孩子，家族里也没有其他近亲晚辈可供他们抚养，于是在丘吉尔小姐去世后不久，他们便提出要收养那个孩子——弗兰克。

虽然失去妻子的父亲还有着种种顾虑和不情愿，但是经过仔细的思索，孩子不久就被送到富有的丘吉尔家接受照料。现在他只需追求自身的安逸生活，只需尽力改善自己的不安境遇。以前的生活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改变，于是他便离开了军队，做起了商人。由于几个兄弟在伦敦已经站稳了脚跟，因此他拥有经商的各种有利的条件。虽然那仅仅只是个小店，但却刚好能保证他有事可做。

他在海伯利有一所小房子，那也成了他度过大多数闲暇时日的地方。在这之后的十八到二十年，他过着一种一边处理着各种繁忙的事

务，一边享受交友的欢乐生活。到了这时候，他的财产也已经积累到足够在与海伯利相邻的地方买下一小片地产（那是他长期以来渴望得到的），也有钱与一位像泰尔勒小姐那样没有陪嫁的女人结婚，并继续按照他友好而喜欢社交的性格快乐地生活下去。

他对泰尔勒小姐有想法已经很长时间了，但这并不是年轻人对年轻人所有的那种不顾一切的情感，因而也没有动摇他在买下朗道斯宅子前不结婚的决心。他早早地就有购买下朗道斯宅子的这个目标，怀着这个目标，他坚持不懈扎扎实实地奋斗下去，终于把它变成现实。

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也买到了房子，能够娶到妻子，开始了新生活，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具有获得更多幸福的机会。他是个天性乐观的人，这是他的脾气所决定的，即使他在第一次婚姻中也是这样。然而，他的第二次婚姻将会向他证明，一位聪颖、和善的女人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喜悦；将会向他证明主动选择的结果比被对方选中的事实要愉快得多，让人感激也比感激别人要好得多。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任何事。他的财产也完全由自己支配。至于弗兰克，他已经心照不宣地认可作为他舅舅的子嗣得到抚养，领养关系也已经公开声明，在他成年以后将会使用丘吉尔的姓氏。他需要父亲帮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父亲对此也不担心。那位舅母是个在家庭中有着统治地位的强悍的女人。维森顿先生自然也想不出，即使娶这样的一个悍妇，对如此亲爱的人又能有什么害处。他相信他们之间的亲情是理所当然的。他每年都要去伦敦见能让他感到自豪的儿子一面。

他夸赞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为一位俊朗的年轻人，以至于大家也都替他感到某种骄傲。人们认为他就是本地人，他的成就和未来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所关心的内容。弗兰克·丘吉尔先生成为海伯引以为荣的人物之一，以至于人们渴望见到他的好奇心也日渐强烈起来。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却没有实现过，虽然大家常常说起他很快会来看望他的父亲，但这事却从来没有成为现实过。

但现在，大家一致认为，父亲的新婚典礼是个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儿子应当来此拜访。无论是在佩利太太与贝茨太太和贝茨小姐一块喝茶时，还是在贝茨太太和贝茨小姐回来拜访时，大家都没有任何异议。现在弗兰克·丘吉尔先生应该回来了。特别是在得知他给新婚母亲写过贺信后，这种愿望又得到了加强。一连几天，在海伯利串门拜访时，大家在闲谈中都要提到维森顿太太收到的那封内容友好的来信。

“我想啊，你准知道弗兰克·丘吉尔先生写给维森顿太太的那封精彩的信吧？我看那一定是一封得体的信，是伍德雷斯先生告诉我的。伍

德雷斯先生看过那封信，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得体的信。”

那封信的确受到高度重视。当然，维森顿太太自然对这位未曾见面的年轻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写信的口吻非常礼貌，既让人感到心情愉悦，也完全能够证明他有很好的修养。虽然他们的婚姻收到由各种渠道和多种方式送来的祝贺，但无疑这封贺信是最受欢迎的。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凭着多年的生活经验，她相信别人也觉得她很幸运，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再也不能与朋友们在一起了，不过她相信她与朋友之间的友谊绝对不会冷淡下去，谁能舍得与她分手呢！她知道，爱玛会时常想起她，她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爱玛。她也不无痛苦地想象着爱玛孤独一人时，当失去一桩乐事，或者遭受一时的无聊的时候她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但是可爱的爱玛绝不会意志软弱，她会很坚强。与大多数姑娘相比，她的适应能力更强，而且她聪明，有活力，也意志坚定，当遇到困难和怅然时能够以乐观的心情去面对。

令她颇感欣慰的是朗道斯宅子离哈特菲尔德宅子并不远，即使一个女人独自步行来回也很方便。而且维森顿先生脾气和蔼，经济状况还不错。这样看来他们这些老朋友在以后每周都能够在一起消磨几个夜晚。她那片刻的遗憾也在为自己能成为维森顿太太而心中长时间充满感激的心情中稍纵即逝，她的幸福——不止是幸福而已——使得她幸福的原因是那样的真实。

尽管爱玛对自己的父亲非常了解，但当他们在舒适的朗道斯宅子前与她道别，或者在晚上目送在丈夫的陪同下她登上自家马车时，听到父亲居然还用“可怜的泰尔勒小姐”时，爱玛禁不住感到十分吃惊。当维森顿太太离开时，伍德雷斯先生每一次都要轻叹一口气，说：

“唉！可怜的泰尔勒小姐。她准会非常高兴留下来。”

泰尔勒小姐是不可能回来啦——他也不可能从此不再对她表示怜悯。但是几个星期的交往给伍德雷斯带来了稍许安慰。

邻居们的恭贺已经结束了，人们也不再以这个惹人伤心的事件为理由来嘲笑他，那个让他感到极为沮丧的婚礼蛋糕终于吃光了。他的胃口消化不了油腻的东西，他便认为别人可能与他一样。凡是对他有害的东西，他便认为对其他他人也不利，于是，他诚恳地劝说人们不要制作婚礼蛋糕，当这项尝试以失败告终后，他又诚恳地去劝阻人们吃蛋糕。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就这件事向佩利医生请教。佩利医生是一个有见地的人，他的时常拜访给伍德雷斯先生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安慰。当人们一再追问佩利医生，尽管他看上去显得极为不情愿，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婚礼蛋糕的确对许多人——或许对大多数人而言都不适宜，即使吃也要有